



南華經蒼解卷之四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內篇人間世第四

○李宗謙總論曰人間世者涉世也夫道非絕俗德非遯世養生之人功行未滿潛伏人間安能不與世接乃世間之人善人少不善人多好勝喜爭惡成樂敗并生厲心如行若蕉之國使多詐之邦傳不道之儲豈不難處而我又昭昭然揭已之長暴人之短以犯其所甚難而觸其所甚妬夫爭世忤物則暴者必怒而銜美求用則愚者必忌身惡得全而害安得免夫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不與愚人爭智不與不肖人爭賢不與不美人爭美不與無方人爭有方虛而待之不得已而應之順而達

之冲乎其若無心渾乎其若無意庶幾乎可免於患雖然才者衆之妬也譽者咎之媒也况福輕禍重世誰與我縱使委曲婉轉做得無害不如不做為高耳故請行不若無行傳命不若無傳傳諸不若無傳只須藏智於愚懷玉於褐行賢而去自賢才美而去自美杜名却聲不受世譽逃空匿虛不被世用夫惟無譽所以無咎亦惟無用所以有用此處世全生之要道也篇中只二意顏回公子高顏闔之論是無爭世意櫟社商丘支離疏接輿之論是無炫美意但莊子生周末見世亂不可為畢竟歸重不用上去故以狂接輿之言終焉○焦弱侯曰士彰云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余謂出世而後能住世褚伯秀總論曰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為大不可不盡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為善矣是以顏子將之衛

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刀鋸在後者有之况懷意必之心欲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以資驕志櫻彘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啟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虛受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虚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囿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為保商丘異材見

不神而神又由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擁腫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眾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惟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陶周望總論曰養生主洞生理之至要矣又歸諸無生人間世悉涉世之至隱矣又歸諸無用能為之而能不為此莊生之本旨與

仲尼誠顏
固救
衛亂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民歿歿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謔若始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砅未

砅音扛

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彙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歿於彙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僂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濟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玄。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遠。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

勝音升

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

筆徐其驚反蹠徐其里反說文云長蹠也

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艸芥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治國去之即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意亂國就之往而救之也謂如人之醫必遇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而善醫之門病人所就故多疾亂國亦然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國可安也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為彼所刑

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則在我心已雜矣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憧憧多端胸中擾亂徒自苦耳何能救人古之至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人苟存於我者未定則彼之所行雖為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知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行之必有禍也缸厚也厚德卽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達曉也我雖實有此德信而未曉彼人之性氣我雖無心與人爭此名聞而未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

必惡汝謂汝矜誇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蓄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蓄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爲人所蓄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彼國自有賢者可用又何用我而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異是亦祇以異之異益言何用借才異國也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若唯無詔句是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能召汝故曰若唯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輕身云云一說詔告也汝惟無所詔告則已一有所告則彼王公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鬪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將熒熒然眩惑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

形之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踟躕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委曲以成順之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韓非所謂交淺言深身危者是也龍逢比干皆修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君上之民汝乃以下而偃拊之是以下而拂上也惟其拂上君亦因其好修而排擠之曰是好名之人也所以見殺偃拊愛養意修身拊民疑於歛恩君猶擠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况與暴人爭名乎叢技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為丘墟歾為厲鬼厲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技胥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求名利故堯禹深惡之曰是皆求名利者也而必伐之不能勝言不能

堪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而况汝乎此皆其甚言其不可也雖然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以用也且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勉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惡惡可者言不可也陽為克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克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采飾也采色飾為色也卽色莊之人也言其驕矜之色喜怒非常也尋常左右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索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能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有謂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乎一說汝之端虛勉一外合於人

內無訾於已以事盛德之君可也以事庸君詎可乎尤順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天為徒人為徒台為徒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直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已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而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盡擊跽曲奉之禮人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人於我亦無疵病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已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已之成說上合於古人而引之為證則雖吾之言當面陳說是非有似教誨可譴譎處然其實言皆古有非出已臆也若如此則寄直於古人人聽之亦不以為謗故曰雖直不為病與台為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仲尼言猶未可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終是

不安穩謀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同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此師心即齊物論隨其成心而師之之說

郭子玄曰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者人君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歟輕用之於歟也歟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歟地不可稱數視之如艸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然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惟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衆人之所行也且德之

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身固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固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逾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以輕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逾鱗忤也蓄人者人必反蓄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惟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用其捷黨以距諫飾非而目將焚之使人

眼眩也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形心成乃且釋已以從彼也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夫曩君若叢技胥敖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惡惡可者言未可也衛君亢陽之性克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即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

為徒言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若然者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為徒言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言成於今而比於古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為未可意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正之與事不冥耳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劉辰翁曰而目將熒之色將平之兩語極一時流遁之狀此時方恍然失其為我方遷就求退之不能况服與之辯口將熒之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苦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為後圖也皆人情展轉所必至者此說逼真

神尼論心齋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有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

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跡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遽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戲音義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着也有而為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為之甚易邪纔着此輕易之心便有意為之便非自然而與皞天之意不相入矣故曰易之者皞天不宓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為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惟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一以無心處之不為虛名所感動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不動矣故曰游其樊而無感其名一云樊者外也不必深也游其樊即游

其籓淺涉而不深入此說樊字尤妙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鳴言也止不言也言有可入之機則言言無可入之機則不言語默作止一視其人而我無容心門門戶也毒毒味也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門戶垢毒不設於已而人無障礙心中空空淨淨惟以混然之一宅而居焉事物之來一以迫而後應之心處之若寓此心於不得已也者此皆無心無迹之始如此則動以天而人間世之理不盡於此乎幾盡也郭子玄謂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甚到無門無毒郭云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崔本毒作每云貪也其說互異更詳之迹足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

非事安得不為惟無為而無所不為則難為也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惟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鳥之飛必以翼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瞻視也闕缺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室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能生明生白即生明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上止字是萃止義下止字是虛處惟止則虛惟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生馳二字反說坐忘也郭云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

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夫惟使耳目內通而無聞無見外於心知而無思無慮則此心之虛與鬼神神通何况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此心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寂然不動復還于宅故曰來舍即集虛也上既說了却結三句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所由出舜禹所見大樞紐止此伏羲几蘧以此行終其身何况其下尋常散佚之人乎几蘧古帝王名無考畢竟寓言陸西星曰人之處世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滅相直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有不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以無心應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偽為也若人使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偽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偽為難以

偽為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者此等之人聞見罕儷處人間世者到此方為庶幾大抵只一虛此心焉盡矣劉辰翁曰樊者外也不必深也名者無實也雖王公之不德皆無實也無門無毒物皆有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一入其中如過客寓于窮途之途旅悶然而應無安排也

李宗謙曰大抵仲尼語圓欲化衛君不在衛君身上討只從己心內討如己心裏有一段欲爭鬪他欲感動他欲委曲他的意思便不虛便被他牽去便是坐馳我已化於物安使化物只一己之志以道集虛心中空空淨淨了無門戶了無垢毒外不狗耳目內不起心知一以不得已之道處之都不會着意去感化他他自然化如不行之步無翼之飛神明合德玄聖為徒矣故曰鬼神將來舍况人

乎

仲尼告
葉公使

齊鬼患
之道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葉公言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

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歿。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

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歿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并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子高葉公之字諸梁其名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使雖有禮而所叩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叩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孔子也言孔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大小鮮不言以權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述孔子之語也凡人食美則厚味作熱且烹飪費而執爨眾乃亦有不禁熱而思清者吾平日自奉淡薄食皆粗而不必其美厨竈之間供具蕭然燮燮下司火之人便其簡淡常有清涼無有苦於炙熱而欲清者以此食淡自覺無病今吾奉使事以來朝方受命而胸中焦勞已欲飲冰我其有內熱之病與言憂之而成煩熱之病矣郭謂所

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過非美食之為是也清七性反宐從清涼也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天下大戒一段却是正當說話大戒者大法也性分之固有者曰命職分之當為者曰義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不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

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歿生之異亦無可柰何夫子其行可矣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丘請復以所聞以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上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患之憂此教以為使之道只是實說信有物以為信如符驗之類是也交近在本國則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靡即從風而靡之靡順也交遠在外國則必以言語盡其情方可濟事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溢過當也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疑貌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

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故舉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且以巧鬪力以下又教以事當慎始以巧鬪力如今戲劇格鬪之類陽喜也陰惡也其始不過喜而相邀其卒常至於怒而相擊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故角而忿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治初筵秩秩時也亂載號載啾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奇異也泰至過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莫不然諒信也始有之相與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廼鄙詐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所慎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遂成一件大事不可收拾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粘起箇言行來蓋作事謀始必先言行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也實

之所由喪也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君子觀此可以知所慎矣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外不擇音言懼死之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弗然者怒也厲很戾也怒氣既起則很戾之心并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尅核太至必有不堪而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言爲使之道言必稽其所殺行必慮其所終法言有之曰承

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不可急遽強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卽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故欲成人之美必須優游深交久乃可入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惡戾一成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况使以傳兩君之命所以尤當慎也子若乘物理之自然而遊其心於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以養吾心之中中則無倚着無罣礙處以無心應以無心斯爲使之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爲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爲過度以求益也莫若爲致命二句郭云直爲致命最易所以喜怒施心故難

也若謂一心致命非難事只為喜怒雜於心故其
心不純而有所作為於其間是乃難耳林希逸直
以為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
可就此又看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似還郭註
深婉○按此篇名人間世正言處世之難所謂遊
於穀中誰能免此其最難者要在喜怒二字而言
語為之階故莊子於傳言重致意焉以為天下之
難也而此又再言難以結之噫旨深矣
焦弱侯曰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害之極不過死
而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
施乎前蓋事心則身忘身忘而哀樂無所錯矣悅
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慷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
可奈何非哀歎之謂也其自決如此
李宗謙曰君之命與親之命等也不可辭也事之
成與事之敗命也所當安也傳其常情既無人道

之患聽其自然又無陰陽之患成敗置於度外美
惡順其自至而我無容心焉以此致命何難之有
夫子告子高或以為次於顏子但所謂中亦不外
虛之一字

吳言箴曰義命忠孝之說諸讀莊子者從來看不
破聖賢合下就有箇致身竭力的念頭苟可益君
父者不待使令而後趨之也其趨之也心下便期
于必濟不濟便捐生以赴之乃莊子則清淨中萬
念俱空獨何處着下君父一念適有命則隨命隨
趨非合下先以竭力致身盟心也趨命時成敗任
之非寤寐必濟惓惓懔懔營係不放下也適當險
難則生夢死覺無所不可非捐生以赴成仁取義
之意也此便是莊子之忠孝此便是莊子之致命
孫越峰曰天下有大戒段答陰陽之患要訣在便
且去丘請復以所聞兩段俱用不得已作眼目答
人道之患要訣在從實說又云葉公慮陰陽之患

而夫子答曰其行可矣葉公慮人道之患而夫子答曰莫若致命道理只在眼前皆甚易者人自難之耳○按顏回段說不召而往說之不可葉公段說承君命而畏之不可大凡處世不可好名尋事做亦不可畏禍怕事來

蘧伯玉
丘顏闔
傅衛太
子之道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欲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知
識

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螻蛄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成音 弱乃 吊切

顏闔將為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即蒯瞶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鑿也。一云殺如字。隕霜殺艸之殺。言其德性為造物所銷。鏢也。一云殺音殺。去聲。如降殺之殺。言天薄之使無德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柰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戒之慎之。言不可以為易而忽之。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隨也將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

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乃為得之。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一味依阿。澆澀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揚已之能。彰人之過。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疇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畦者。無涯際也。言為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畦皆。是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蓋善誘無道之儲。以入於無過者。法當如是也。此下又設三譬喻。以為悻悻自好。諫諍於暴人之前者之戒。一喻

之螳螂言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猶之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是其才之美者自以爲是而矜其美也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再喻之虎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之暴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爲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三喻之馬筐竹器也矢屎同蟻灰泥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蠅聚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轡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郭云僕僕然群看馬是也崔訓僕作僕御屬下句說非亡與忘同連發三喻欲使顏闔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無道之儲可傳也此卽美成在父惡成不及改之意久之

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一段便見此篇名人間世分曉

李湘洲曰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與之爲無岨而因以達之入于無疵此就不入和不出之妙訣也須要看達之入于無疵這一着子運量若無此一着子則所謂與之爲嬰兒爲無町畦無岨者不過小人佞臣而已矣

李宗謙曰螳螂之怒臂者伐也出之譬也虎之媚者順也就之譬也馬之毀首碎胸者拊不時也入無疵之譬也夫虎至暴馴之則媚馬易馴驚之則暴與惡人處可不慎乎彼不度時不審幾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直螳臂之當車轍耳鮮不敗矣顏闔子高顏闔二段地位各不同虛心者無意也耳目忘其在我故不言而化遊心者無爲也哀樂忘其在物故有言而成和不入就不出則爲而有意

矣委曲遷就於物我之間故因機而導然一則曰
寓不得已一則曰托不得已故與其有事不若無
事與其有心
不若無心

匠石
夢標
社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
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
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

散
聲

櫟
標音

戶則液。櫛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
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歿。廼今得之。為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木也邪。且也若與予也
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歿之散人。又惡知散

櫛音
蔓

狙音
查
菓友
旅力

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詎厲也。不
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
譽之，不亦遠乎？

覺音

譽音

曲轅山名，櫟木名。社中有此櫟木也，絜之以手量
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
枝可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言觀，至於厭足而
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液備其液，出備
備然，樹柱也。立木為柱，故曰樹不成材之木。五者
皆無可用，則無一可適於用矣。文木者，言木之可
觀而可為用者也。匠石既歸，櫟社見於匠石之夢。
曰：汝以我為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則天

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相梨橘柚，果蓏之屬，
惟以文木可食，故實熟時非剝即辱。大小之枝，盡
為摧折，是以才能可用，自苦其生者也。故壽不終
而申道夭，無用故得全，而壽有用故見伐，而夭與
上相對，自培擊自傷也。物莫不若是，言豈惟木哉？
凡物莫不然，即予之求無用久矣。然向為人睥睨
者，數幾濱於歎，乃今幸汝匠石能明之，以吾無用
為全，其大用若有用，則必見伐而夭矣。安能壽而
至此大邪？得之言得我之情也。猶云實獲我心也。
舊說以幾歎為半歎，漢罵匠石者非，且也只是且
字之意。若與予皆物者，言我雖以無用而為櫟，汝
雖以用而為匠，皆天地間一物，柰何以汝有用之
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又况凡物之理，有用者皆不
能自全，汝雖有用，亦幾歎之散人又焉知予無用
不歎之散木哉？幾歎散人言汝正為有用，幾中世
網不能自全也。診占也。趣志趣也。弟子聞其夢中

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木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非托社以求全也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已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邪詬厲厲責辱也幾有翦幾字與殆同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益彼之所保自與眾人不同而汝迺以社之義譽之相去遠矣益托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標直不為是耳○愚按不曰以社譽之而曰以義譽之益古人立社皆有取義如夏松殷柏周栗皆是因木立社之義故以義譽之玩標此夢若憾而實深喜之意益明以匠匠石為知已也郭子玄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為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處乃今得之言數有睥睨已者惟今匠匠石明之耳為予大用言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六用若有用久見伐矣幾處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匠石也弟子猶嫌其

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已者詬厲言此本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本自以無用為用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剪伐之害也所保與眾異者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也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群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子綦論
商丘不
材木與
荆氏三
材木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樑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

芘音
籟音
矢音

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予綦白。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空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棹傍者。斫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毒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迺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醒音呈

杙音弋

棹音善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細繹數句。別說話。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籟亦能芘之。故曰。隱將芘其所籟。芘自我芘物也。籟彼求蔭於我也。始而疑其有奇異處。繼而俯仰熟視之。始知其不然。軸解不實也。根如輪軸解散也。以舌舐之。則毒而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臭而着人。如醉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此大古神人。所以能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嘆美詞。荆氏地名。楸栢桑二者。可用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杙取狙猴之椿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棹傍棺全邊者。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七圍八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書名。解

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顙折而鼻高者與人之有
痔病者皆不可以祭河適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
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知以為不
祥棄而別選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
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先言大木以
不才終其天年次言荆氏楸栢桑以才為之患此
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
故以此比喻之而貫以神人以不才為才以不祥為
大祥其於無
用之用深矣

支離疏
以無用
得全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
兩髀為脅。挫鍼治癰。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
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會音
撮子
括切
髀音
綰音
食音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

上二段既以木喻此段又以人喻支離身體無收
拾貌疏其名也大抵寓言支節也離不合也疏不
親也皆與世無偶之意齊臍通偃者願下而至臍
故不見其願隱于臍間也肩高于頂頭低而肩反
出於頂上也會撮會合其髮而撮其髻也古者髻
近頂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五臟之膪曰管管
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
身下則髀似其脅脊在髀裏也此皆形容廢疾之
人也挫鍼縫衣也治癰浣衣也以此足為餬口之
計鼓篋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

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崔云鼓篋操著鑽龜也
播精卜卦兆吉也總言賣卜也前似長徵召武士
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也
一云自幸選擇不及已故攘臂而出也大役不受
功不任作役故也戰役之事支離疏既以殘疾得
免及與疾者粟支離疏又以殘疾得粟與薪最多
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夫役既不預賜則受之支
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又况支離其德者以無
用為大用有不能免世而自全者乎郭子玄曰神
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
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
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者也

楚狂
諷孔
子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聖門來世既不可待已
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不可為
則當自晦而已郭云趣當盡臨時之宜耳此句絕
妙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

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時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也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命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以生木而自招寇傷膏以明火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郭子玄曰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安也然知以無涯傷生情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卒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

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忘陽也。忘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者曲成其行各自足矣。有用則與欲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儼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李宗謙曰：全生一時之福而不知載世亂及身終身之禍而不知避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迹。迷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全之行卻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可行之足。木火桂漆之見伐皆不知身隱求名招禍者之譬。噫嘻！櫟社商丘之木以不材全。荆氏楸栢之桑以材故夭。故不用者所以大用也。不祥者所以大祥也。支節也。離不合也。疏不親也。皆與世無偶之意。木以直寇火以膏煎。桂以食伐。漆以用敗。嗟嗟！士君子涉亂世之末流不韜光歛迹自負材智昭昭欲買

名聲於天下其遇災禍何可勝道哉

南華經會解卷之四終

災厥何可觀哉
谷贊於天可其哉

南華經會解卷之五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內篇德充符第五

○李宗謙總論曰德充者內充也充足也符驗也德充之驗也莊生見世人德不充多因尚形骸而外德性如惠子益生有身之類故篇中特取殘形厲貌之人標意謂充於其德不於其形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在吾有身人生世間千累萬害都繇形骸故德充之取則何也兀者獨足也足全則有與有與則有跡獨則無與無與則無跡絕跡易無行地難履危蹈險迷行傷足如遊殼中如入桎梏行為之累爾齟光斂跡絕形去知自不行始夫惟免乎行而德充矣德充之取厲何也厲者不形無情

之象也人有形而後有情有情而後益生美色驕
 人艷婦喜粧爭芳獻妍傅粉施黑形為之累耳解
 名釋情絕華去美自不形始夫惟忘其形而德充
 矣大抵人貌有與者人與之形可悅者人悅之是
 皆以其形不以其德惟兀與惡而人從焉非德積
 于中而驗于外何以致此故養生主之人善涉世
 之道命物之化守一之宗以命為安以死生為條
 以可不可為貫內全胸中之和外忘是非好惡之
 情遊於形骸之表而警乎獨成其天之大大惡知其
 所以殘又惡知其所以厲惠子乃欲益生有身曉
 曉鳴堅白於天下生理本足不因自然橫生好惡
 妄起是非外神勞精故德不全而形亦不適矣噫
 充於其德者德全而形全王駘諸人是也充於其
 形者形勞而精勞惠子是也可不察哉

○愚按莊子德充符一章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
 本所以為尚形骸外德性之戒首言王駘得道而

至命者以明一同而萬物皆同一止而眾生自止
 此孔子之聖所由分魯而讓也次言申徒嘉有德
 而知命者以明得喪自有定命笑怒總是如此
 子產之賢猶挾執政而傲也三言叔山無趾非斤
 斤務學以補過者以明死生一條可不可一貫天
 刑不可解而忘桎梏之在已尊足之自在而耻詭
 幻以為名此老聃之獨契而孔聖之未深知也上
 三言兀者而繼以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處則使
 婦人忘其醜而願以為妾出則使國君忘其醜而
 願以為宰真全德之極孔聖對哀公而亟稱哀公
 聞聖言而德友也大抵死生亦大矣五字南華中
 一大條貫首既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此又
 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否毀譽饑渴寒暑等變
 總言之以見性命之固然靈府之不滑而歸之平
 水平則流停人平則無情以為下文張來故下又
 以闔跂諸人醜而見愛過於全人見人在全德而

不在全形也。闡支離無服之悅於衛靈公，甕甕大瘦之悅於齊桓公，皆過全人。蓋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聖人心與天遊，其有入人之形，無入之情，亦若斯矣。莊子蓋以忘之一字，翻出自已學問，而以聖人證之，無情即忘也。惠子厚於才，深於情者，未忘乎益生有身也。故又以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者，告之蓋因其問好惡之情而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也。至是則德充外符彼已，兩忘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必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德不充於堅白，同異而充於殘兀，厲惡形與德之間，學者可以辯矣。合而觀之，養生主之人處人間之世，命物之化，守一之宗，知命為安，與天為遊，成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無好無惡，惟平惟和，而以一忘管乎其中，此真全德也。此德充足乎內，而符應乎外也。夫是之謂德，充符與言箴總論曰：此篇以和字為骨，以泯同異忘好

惡不動心於成生得喪等為和以審乎無假為和之原

王駘
守宗
保始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仲尼曰：成生亦大矣。

王音

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常季孔子弟子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從駘者半卽從遊相若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卽充然有得矣豈固有不言之教無形不可見能使人感而自化成者邪常季見其如此故疑問爲何等

聖人夫子指王駘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特尚未及耳如丘者且將師之况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能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庸常人也常季因又問其用心何如仲尼以心之不變者答之歿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申一大條貫不得與之變者言歿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隨之變也不得不也與隨也天地覆墜猶言乾坤毀也遺落也言天地雖墜我亦不隨之墜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也審明也見之盡也無假實也明乎真實無偽之理而不與外物同遷也命物之化者言萬物變化皆受命於我我主張萬化於未始有物之先而執其宗也宗本也始也常季因言物化而疑其有異故又問而仲尼告之萬化即異也就異處觀則肝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

為膽膽不可為肝猶之楚越然根宗即同也就同處觀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大同一原耳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所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與天地四時同也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此得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常季疑彼之脩已不過以其知覺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常心耳是常心也眾人皆有之物何為獨尊之哉最尊之也物人

物也仲尼言彼守宗之心定心也故人莫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止水亦以止水定故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於地則惟松栢獨在以冬夏常青而不隨衆木萎也受命於天則惟舜獨正以正其所生兼以正衆人之所生也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此以

松栢比舜以舜比王駘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
始初之一語而必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
句不懼下看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夫保
始之驗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
一勇士而雄入於九陣之軍自要自信也彼勇力
之士將求名而能守此一信者且能不變於歿生
若此况守宗正性之人以無形司有形而官天地
以無物藏萬物而府萬物直寓形於六骸而寄焉
不蓄懸象於耳目而存焉不用其徵也豈不能一
歿生命物化一其智之所知而宜之而心固未嘗
歿者乎登升也假至也言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
無時而不在道則不待擇日而自登道岬而人自
從之彼何嘗以人之從不從爲事乎蓋人自求學
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也正應上從游多意李宗
謙解假遐也擇日登遐去來容與也彼何肯以物
爲事言人從之而彼活漠猶故也亦自佳此故論

王駘之德見者一也一者守宗葆始之謂也故不
變不遺不遷不異歿未嘗歿喪未嘗喪歿生乃寤
寐形骸直逆旅去來聚散皆爲我時天地萬物皆
爲我止又何病一足哉故曰德充

郭子玄曰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
者惟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
忘五臟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奚假魯國將
引天下與從之言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
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歿生之變
變之大也彼與變俱故生歿不變於彼雖天地覆
隆斯順之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
物遷者任物之自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爲命而
無乖迂也守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異而肝膽
楚越者恬若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也同而萬物
皆一者雖所美不同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
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

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上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莫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憎也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者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亡其宜也都亡宜故無不任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

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途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攬弗其心也又曰官天地府萬物者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者所謂途旅也象耳目口鼻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朱得之曰彼為已言其學非為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遊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為已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

申徒
嘉安
命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中者
聲

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蹇子
六切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蓋與兀者並行欲其相避也
申徒嘉不見已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故不如其
約子產乃再申前言而問之子今可以止乎抑未
邪欲使必不並已也不違不避也齊同也執政子
產自謂也其心常有執政故言子與我同出入而
不避則與執政同乎謂同便足以明其不遜也申
徒嘉乃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如此哉以此為論
德之所非計位也嫻刺之意婉而深矣子說子之
執政而後人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也心鏡明
則塵垢去而物不能昏賢人處則學識廣而過失
自省今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識也而淺狹乃
爾蓋事明師而鄙吝未去是眞過也取大取以自
廣也若是謂其兀也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
堯乎借堯字作善字看最奇子產終不責已後人

之過而必責嘉反已之德言嘉欲與有位者爭善
何不計德以自反恐計子德終不足補形骸之過
多也狀名狀也飾也人處兀自飾其過也
為足之不當亡者此等人多不自飾其過而自安
以為足之不當存者此等人少眾寡二字宜另句
如此說方明默默知過即不幸而兀亦付之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即狀其過以不當存者這一
等人非有德者其孰能之若命若天命之固然也
若作順訓則既安又說順句法不貫遊殼中易所
謂履虎尾也老子所以吾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
世動是危機殼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善
射莫如羿殼中乃其必中之地喻地之危如此幸
而不中者命也足之全不全其命之有幸有不幸
亦猶是矣眾人以幸而全笑吾之不幸而全不
知命者也怫然忽而怒意廢然自失意反歸也言
其始之怒一見先生而歸皆自失其所以怒矣眾

人之笑我之怒皆不知命者至廢然而反則安之若命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郭謂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漆自反一句應上充妙先生伯昏無人也吾從游先生十九年而不知吾兀忘吾形也今子之與我同遊先生之門則同德也同德而遊形骸之內乃以形交而索我於形骸之外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而以執政後人豈非過乎蹇然改容更貌改容稱謝意子無乃稱言無乃善於稱述孟子產至是終服善而譽之之詞郭子玄以爲已悟則厭其多言則子產雖心折而尚厭聞非君子之道矣此段論申徒嘉之德充者命也命亦一也人在天地間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坐起行止動靜趨舍性情知能所有所無所爲所遇皆我也安命我矣何病一足哉故曰德充

郭子玄曰自陳其過狀以已爲不當亡者衆也默

默知遇自以爲應死者少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也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趨舍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有斯笑也怫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廢然而反者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者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遣累

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無乃稱者已悟則厭其多言也諸伯秀曰申徒嘉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狗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亡者眾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之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羿殼中莫非申地設有不申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變化何喜怒哀之可動形骸之可索哉

叔山無
對善全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子不謹前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諛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

諛及
叔切

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踵見繼見也。予不謹前三句言不慎重於前，今已犯刑雖悔無及矣。人生理本自然，吾惟不因自然不知務全之道，却矜謹之便，忘其自生，故曰輕用其身。蓋仲尼以謹為重，無趾以謹為輕也。今吾猶有尊足者，存縱則一足未足，虧其德，吾是以務去矜重任，自生也。自覆自載，何等自然。吾始以夫子為能任其自然，安知夫子尚猶矜重不及天地也。叔山無趾自以有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

求禪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孔丘之於至人，其猶未邪。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為也。賓賓恭敬，貌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已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惟被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反覺詭幻異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讎為桎梏，必欲解其桎梏，必須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於一，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詭名。此箇不二法門，直是解粘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天刑天罰也。此段論無趾之德充者，亦一也。大抵天刑之謂在謹與補生本自然，何俟于謹。剛足非亡，何俟于補其謹也。乃所謂輕用也。

其補也。乃所謂桎梏也。况名其是而務謹之。始則無是名。其非而務補之。始則無非。有是非然後有名。無是非則無名。故務全莫若去名。去名莫若一。成生齊。不可一條。一貫亦視所一之說也。故曰

德充

仲尼與哀公論

哀駝宅才德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駝。宅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

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顛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

悶音 明音 汜音

食音 胸音 翻音

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

妻色洽切

資剛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

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

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信而信。無功。

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

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

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

譽音余滑音骨

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

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

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

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

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

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

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爲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意。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天下之人強弱勝負皆合乎前而來質成也。愚謂此雌雄卽雌伏雄長老之守雌莊之雄成之義。猶云強弱也。蓋言無論強弱皆服之。或以爲與物無害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卽鷗鳥不驚之意。或以爲卽上丈夫願與處婦人願爲妾無論男女皆歸之意。如此則下則陽篇欲惡橋起雌雄判合之雌雄亦是禽獸男女之說乎。悶然無意而答之意。汜者無繫着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焉若有亡卽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哀公問彼是何人而能使人存而見任去而見思其愛戀若此。孔子設喻以對明其使人愛者之有本。狍子乳於母之前少焉皆驚棄而走。踰若驚

貌以爲目之瞬不見已也。形之僵不類已也。然卒愛其母者非有其形者之足愛而使其形者真足愛也。使其形者神也。母愛以使其形者爲本。此以喻它之可愛是必有使其形者以爲之本。非以其形也。妻纛也。武所資也。戰歿則無武。妻將安施。故葬不以妻屨之愛者爲足。故耳則則足不全矣。資途以屨安所用之。故不愛之何也。妻以武爲本。屨以足爲本。二者皆無其本故也。知此則它之可愛而可用者益必有在矣。又復設喻。喻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脗脗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垂至尊之盼。皆而結新昏之權。燕彼全形者尚足以動人。而況全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愛而可用者于是焉取決矣。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歿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歿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饑渴寒暑等變總言之。以明才全德不形不

以事變動其心也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智者亦不能求其始是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又何至滑吾之太和于吾之靈府也邪滑亂也不足以滑和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靈府心也不入不動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即老子塞其兌之兌也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爲春者隨所寓而皆爲樂也總之不以滑和也如此則雖日接萬變動而不失其時時即時申之時也故曰生時於心才即孟子天之降才之才才全全其天之所賦也下又即水以論所謂德不形者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爲法法準則也而所以爲萬物準則者何也停則能內保其明而外不搖蕩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是也水之平猶德之和是

和也脩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脩成全也和德也德不形者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生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但言其爲君耳至人指孔子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聞德不形之風雖哀公亦欲遺形骸忘貴賤矣

郭子玄曰死生存亡以至饑渴寒暑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其所弗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

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歿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神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日夜無卻者泯然常任之也與物為春者群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者內保其明外無情為玄鑑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羅勉道曰日夜無卻言歿生貧富雖日夜相代乎

前吾使之無罅隙可入視之如一而混然與物為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夏秋冬但見其為春耳此見日與物接而生時於吾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論無朕
大癭德
形長短

闔跂支離無朕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

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

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

說音 脰音 豆音 菴音 益

知音 智

食音 鬻

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

警音

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瞑音

闔跂曲身也。支離偃僕也。無腹缺脣也。既偃曲而又缺脣醜之甚也。甕菴大癭之狀。項瘻也。兩其脰。肩肩者言衛靈公之悅無腹。齊桓公之悅大癭。不惟忘其為醜而反以為美於全人。故以視全人。讎覺其項細長而可醜也。脰項也。肩肩細長貌。夫以二子醜惡。能使齊衛之君悅之如此。何也。愛其德自忘其形也。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所可忘者。形也。人則不忘之所不可忘者。德也。人則忘之。此知有形。不知有德。其忘也。乃真忘也。林希逸如此。解以為。即孟子指不若人之喻。則此忘字是徒宅。

忘妻祭紂忘身之忘從不好訓陸西星以爲誠忘者心有所遊也則此忘字從好訓郭子玄註亦未明更詳之聖人有所遊遊者卽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以智處事約以禮自檢工以藝能自見孽菑孽也膠固滯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居貨曰商如所謂買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思慮以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斲削而自合理則不用約矣守內而本無失則不用德矣深藏而不求售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有形無情所謂望之似木雞也有形故群於人類而不能以獨異無情則超出於是非之外而是非無與於身小而屬於人者有情故也大而與天爲徒者無情故也以上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故惠子因而問之故如孟子則故而已之故謂本來也

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六尺之體空窾無殊者天與之其實道與之卽天與之也自道中天中來者尚得不謂之人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然莊子復告以此非吾所謂無情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內傷其身常因自然之理而不求益於所生之外也益生謂以人爲參之惠子却說人之有身自益生中來益以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身莊子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完足於本足中無好惡傷之外子之神神不休也勞子之精精不定也倚樹而吟行之倦也據枯木以爲几而瞑坐之疲也選授也天授子之形本無不足子乃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辯曉曉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非益生而何益生卽非忘也此

段論無脈大瘦之德充者忘也忘者忘是非好惡也是非忘外好惡忘內是謂忘情情忘則已忘德又使人忘形所以罄乎大而不小天而非人也故曰不益生嗟乎人皆欲有益而不知益之為損人皆欲有餘而不知有餘之為無用故多言損氣多欲損精多思損神多技損心多聽損聰多視損明病生於不知足耳道貴日減不貴日增老氏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正此意也無益之旨精哉郭子玄曰闔跂支離無脈兩段言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長於順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歿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天鬻

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者視其形貌若人也無人之情者掘若槁木之枝也群於人者類聚群分自然之道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形貌若人而獨成其天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犬吠苟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

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無情者之人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眠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

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趨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陸西星曰三子醜惡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視全人之不如全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知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已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已若不

忘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是誠忘也因就忘之一字翻出自已學問而以

聖人證之聖人者誠忘其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以知識為尊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用以德慧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居何也聖人何思何慮惡用知未雕未斲惡用膠本無所失也惡有于德深藏不售也惡用夫商蓋有用人也無所用則遊以天矣故謂之天鬻天鬻則聖人食于天矣而惡用人為故具人之形其形雖小而無是非之情其天則大也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者形色象貌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

陳太初曰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孽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殖貨財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

○吳言箴曰世人與大道背馳者只為把死生利害毀譽等看做兩樣分別箇好歹出來却不思未始有始之初原無死生無利害無是非毀譽無貴賤壽夭不知從何處定此幻名相又從何處別出彼此善惡萌出愛惡趨避故至人不于太虛中無端橫起障礙一切死生利害等但見其同不見其異無喜無驚無好無惡冥然玄同靈府不變所謂審乎無假不與物遷物視其所一不見其所喪所謂遊形骸之內不遊形骸之外所謂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所謂不滑和不入靈府日夜無却與

物為春所謂不以好惡傷其身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總來遊心乎德之和盡之通章只一和字

南華經會解卷之五終

南華經會解卷之六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內篇大宗師第六

○李宗謙總論曰宗師學者所尊主之稱冠之以大猶言眾父父也釋氏言最無上乘是也大宗師一篇千言萬解離不得了生歿三字夫道亦大矣專言生歿何也人生處世只為悅生惡歿作多少有為之法念念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脫却不想百年易過人生有竟陰陽非可悍之物躍治為不祥之金而拘拘附贅懸疣之是惜一朝命盡如壑舟澤山夜半負走實不自知歿為真歿生為寄生其去道也始遠矣夫天地間至無者道至有者亦道至大者道至不朽者亦道莫大於天地

而先天地生莫幻於鬼帝而為鬼帝神莫高於太極而在太極先莫深於六極而居六極下夫惟真人之於道也有真知真知者真了也一了百了無所不了故不逆不雄不暮不悔不濡不熱不夢不憂其息深其天機深不以身為身而以道為身道無死生真人不悅生不惡死道無出入真人出不訢入不距道無往來真人條然往條然來道無終始真人不忘終不求始有所適也而自適其適有所為也而無為以為善生善死不生不死此道之所以為大宗師也得是道者為帝為聖為神為仙若豨常伏戲堪坏馮夷禺強彭祖之屬失是道者為沉為溺為始為辱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之屬故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女媯子祀子來而下於道也稍有聞將箇生生念頭一刀兩斷直下便了故尻輪神馬可也鼠肝虫臂可也决疣潰癰可也鳥厲魚沒可也

仁義可忘是非可忘肢體聰明形知可忘於吾師殆庶幾焉故知天之所為者以不知為知知之真也真人是也知人之所為者以所知養不知知之盛也女媯諸人是也章首言天章末言命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命之所以為者而弗可得也是其所不知者也故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真人之真知知自天自命而已天命者大宗師者也

真人乃有真知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為。蓋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何謂知天之所為。不悅生。不惡死。任其自然。天而生也。何謂知人之所為。以其可知之理。養其不可知之天。年而不役。役以傷其生。以自取中道之夭。則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為

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為。與人所為。不定處。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言天人壽夭之間。真人見之。已早。即一時未定。其胸中自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郭子玄曰。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于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畢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

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直喪矣或好知不倦以因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

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真人任乎其天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

假音格 覺音教 隘音厄

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訢音欣 脩音肅

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寡薄也。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成成全也。雄誇也。知我之所取之厚也。故謙以承之。而不誇。暮謀也。士事也。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失也。猶今云蹉過也。知失之有命。故不以事之失為悔。當諦當也。猶今云恰好也。知得之有命。故不以事之成自多。若然則彼之天定矣。天定者物不得而累之。故不慄。不濡。不熱。無人而不自得。是蓋心有主則自然不動。是其所見能深造於道也。如此假至也。是故神定而其寢不夢。所謂至人無夢也。

心無妄念。而其覺無憂。與接為構。而不以心鬪也。無貪愛之念。則無其苦。分別故其食不甘。性定於內。則息息常歸於其根。故其息深深。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氣。玄家所謂命蒂是也。真人心息相依。神氣相守。故其息以踵。眾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與之俱躁。故眾人之息以喉。心無定見。所以易屈服於人。其應對言語。只在喉舌間。支吾調弄。吞不下吐不出。故其嗑言若哇哇者。吐也。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養者。自是沉機。不露湛乎。若淵惟多欲之人。易為物誘。貌言視聽。自是浮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只是死生無變於已。以下七句。即此意。不脫生歿兩字。出生也。其出人間世也。奚以喜入歿也。其入返造化也。奚以途脩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知其始自未始。有始以來。則不忘其所始。知其終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則不必更求其所終。

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是之謂道無生歿而心亦不為生歿所變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知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不以人力求益於有生之外此真人之所以異於眾人也

郭子玄曰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暮士則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暮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自全非畏歿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歿為歿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

李宗謙曰何謂真人以下正言其知天所為處三言古之真人言其能無心於物得失不干於已故其息深息深故能無生歿終始出入任乎其天三段大抵皆無待而無弗當無知而無弗知之意真人惟有真知乃能持其順以待少故不逆寡守其雌而若缺故不雄成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不暮士真人如此安有于過一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于物也無心于物則與物不遷而物亦不傷之矣故不慄不濡不熱登假升也真人之以真知而升於道也若此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構為接日以心鬪故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人無妄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其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於內故息息常歸於其根踵即根也身以足為踵息

以所自起為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所謂命蒂是也
踵息之說乃玄家專氣之要訣心息相依神氣相
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故曰真人之
息以踵眾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與俱
躁故曰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喘言若哇息喉
之喻也天機即息也者欲深者其天機淺所以息
喉之故也言眾人之息淺以見真人之息深也嗑
咽也哇吐也息喉者若屈服的其言只在喉舌間
支吾調弄此無他眾人多嗜汨沒既深而天機淺
也欲其息以踵得乎然則真人之息深其以無欲
可知矣故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喜生時
不戚也忘死時不知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則
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
所終矣如此則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而奚悅
與惡之有心捐道者心一有所變即捐道矣道無
生歿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者即老氏

真人
自適
其適

所謂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于有生之外者也
而真人不然則知怖生歿求出離猶為第二義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頰凄然似秋煖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
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
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
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
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頰云
軌反
煖音
喧

樂音
洛

他音
沈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頽大也頽額也頭容直故見其頽頽然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卽所謂以接而生時於其心者也旣曰喜怒哀通四時則固有殺之不怨利之不庸者故其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人不怨利在萬世而被其澤者忘其恩蓋處物無心則自無恩怨矣以上皆形容真人之自適其適處樂通物以下乃是譏切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

君子亦非矣士必為名名者實之實為實失已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誚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其適狐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各見尸子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紀他未詳申徒狄殷時人不自適不自得也以此見真人之難及也

李宗謙曰若然者指上文真人若然則何適而非適乎自適而已其心志者終始不變也容寂則神疑不動頽頽則反朴無態凄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忘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于惡之也澤萬物不為愛吾無心于愛之也數句皆形容真人之自適其適處樂通物五句以起下身不直句狐

不借務光之徒正所謂亡身不真者也。聖人無不通樂通物，非聖矣。仁人無不親，有親非仁矣。賢人時宜在我，天時非賢矣。君子通乎利害，不通非君子矣。士之學以為己，行名失己，非士矣。由是觀之，亡身不真，非役人矣。真者，天也。真人之真，知是也。得是真者，超凡入聖，出生入死，不訢不詬，脩往修來，天而非人，故曰役人。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叩馬而饑，歿箕子被髮以請囚，子胥鴟夷而浮江，申徒狄負石而入河，數子特役人之後，適人之適。以至於亡，其亡身可謂真乎？故有得於真，久而不亡，無得於真，久而亡之，惟真人能自適。適亦惟真人能無亡亡。

真人
適而
無適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

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狀容也。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憊然若不足而非自卑以承乎人，與容與也。觚，德之隅也。有德之隅而無圭角，張舒暢之貌，有若虛之德而不浮華，邴邴喜貌似。

喜而不喜崔下也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哀駘它悶然而後應之意滄聚也進我色者空色日見其充粹也即睟然見於面意與乎自得之貌色則日見其進而德則日見其止止即止於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望之厲然不可犯然亦與世人同也故曰似世警乎其大而無所屈於世故曰不可制方其未言似不欲言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也連檢括之義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悅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也悅俯下之貌刑主肅殺故以之為主禮經緯萬端故以之為附以知為時而相時而動循德而行而登假於道以身為律威而不猛也柔和謙退所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也時乎用智則用智不得已而應事也循乎自然行而未始與人之有足以至於小山者同也丘小山也此皆自然而然而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而人之大迷真以為至人之勤行者也

李宗謙曰此一段又以真人之自適其適者舉其狀而極言形容之狀者似然而不必然之謂也義而不朋似與而非與若不足而不承似下而非下觚而不堅似方而非方虛而不華似文而非文邴乎喜崔乎不得已似喜事而非喜事濳乎進與乎止似飾貌而非飾貌厲乎警乎連乎似有為而去有為悅乎忘其言似有言而去有言其道日損日綽乎其殺似體刑而無刑以謙為行日行於世似翼禮而無禮迫而後應曰不得已於事似時知而無知登假於道用而不勤似脩德而無循德真人之不可執泥想像如此所謂適而無適者也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弇之丘與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已

忘而化

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歿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嗚呼音
馮音
儒音
譽音
余音

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而惡歿之故言真人之所謂真知者只是無悅生無惡歿而已好即悅也

不好即惡也好之也一則無好矣弗好之也一則無惡矣一者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而何好何弗好之有真人無心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畢竟不一亦一總歸自然入亦天矣故曰天與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所謂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今人之悅生而惡歿者亦未知生歿之有命耳蓋生之有歿如旦之有夜誰能免得顧其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自是一毫人力與不得他有箇實理主張其間故曰物之情情實也此箇實理即是天命在未始有生歿之先一真而自然卓爾而獨化者也天為父當作父為天方順莊子却倒用文法言人特以父為天吾之所自生也而猶以身愛之而况道者生所自生卓然眾

父父者乎奈何弗愛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
是訢明矣人特以世有君則治有之愈乎已也而
猶以身處之而况道者亡與俱亡爲吾之真君者
乎奈何勿殉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
矣愚按愛卽無所解於其心死卽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惟有君愈乎已一句解從未明膚見世有君
則治無君則亂卽世亂主昏乎然有君愈於無君
已無也愈乎已當作孟子雖加一日愈於已語義
看而身猶死之者不忍無君也君亡與亡也道則
吾身與亡俱亡者也以身殉道卽死之義也此
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
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
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真君
存焉若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
也人不能離乎道猶魚不能離乎泉泉涸則魚離
水而陸處相响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魚處陸

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如
體道而無爲也蓋人離乎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
毀譽之勢起若兩忘而化于道則一者一不一者
亦一不惟是非毀譽之兩忘卽死生大變亦兩忘
之蓋生死雖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譽堯非
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
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
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
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蓋悅生惡死者
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
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亦無不一也故曰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郭子玄曰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寒暑猶安之而
不敢惡况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
任之哉直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
違豈直君命而已哉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

而相愛豈若有所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藏天下於天下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此言不惟毀譽當忘至於死生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大塊天地也以形為我載而稟受我以生為我勞而曲成我以老為我佚而曼衍我以死為我息而歸根復命我四者雖變未始非我吾生吾死吾即我也能順在我之自然而以大塊者還之大塊不以一毫人力與乎其間便是兩忘而化於道便是善吾生善吾死便是善吾生不善生而稀矣求生於生以身存身欲其無遯惡可得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周匝維繫可謂固矣然山亦可移舟亦可解卒然玄冥司亂山崩地圻并其澤與壑而渾沌於不可知之所安見有壑中之舟澤中之山乎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而昧者不知也。有力指造化也。夜半熟睡不知之時也。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掌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者可以藏舟澤之大者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宥也。遯失也。藏小於大雖得其宥猶有所遯。况以有涯之生而藏無窮之宇宙乎。惟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矣。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天而天安所遯哉。此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恒物之大情天下大也。藏天下於天下以大藏大總是無所藏意。故曰大情人特以有形為生故一犯人之形遂以身為我。固悅生自喜一有喜生之心形雖有涯而知無涯。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生益身千變萬化安所底止。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極。冥樞潛運寸晷不停。年往形隨負之而走可謂固邪。何者有藏必有遯也。惟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

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乎。故善天善老善始善終。夫聖人以道存身者也。猶稱之曰善而人猶效之。况道為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道無始而生萬物故物係焉。道無終而一萬化故化待焉。所謂大宗師者道而已。世之人往往認物為己有謂舟山為不遯之物。壑澤為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移寸晷不停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悲夫。

郭子玄曰夫形生老歿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歿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歿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歿亦善也。方言生歿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

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
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
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
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
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
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
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
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逝也無藏
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
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成生體天地合
變化索所遇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
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一遇耳無極之中所
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本
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于故矣失故而喜喜所
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

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遊之哉夫
於生為亡而於成為存於成為存則何時而非存
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
化齊成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况玄同萬
物而與化為體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江適曰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中大化
有四復于其間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
喏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
燈之在缸後燄非前燄倏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
潛移于造化但觀已形之陳跡不知造化之默運
于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于物
之虧而嘆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大玄
言月闕其東不知開明于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
成之迭進也求之于身百年之役顏色智能皮膚
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奈何其不自悟邪此莊
生論藏舟孔子嘆逝川之義也

李元卓曰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而不
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
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故遊塵可以合
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于不化之有宜使
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
必遊之地不知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
非故吾雖欲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藏舟
山于澤壑之喻也夫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
澤為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為有體矣有方
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為之對有新
而故為之對有生而歿為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徃
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偶故相形相傾而隨起
隨滅則其負之而走也固宜又曰方其藏之壑澤
心之所見自以為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
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為去矣不知此纖毫未
嘗動惟知夫以大定持之者故能遊于物之所不

得遊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者乃萬物
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也古之人藏天下于天下
者以此李湘洲推服其說

吳言箴曰歿生異途壽夭異算大小異形得喪異
感堯桀異趨紛紛然生出幻妄分別見解孰與兩
忘而化其道為遊真境哉是故形生老歿由世眼
觀之則種種楚越若由道眼觀之大塊之載我勞
我佚我息我皆我也一我焉得作二觀故生歿無
善則已有善則生不得獨稱善也人惟以生為善
以歿為不善則當歿之時所善去矣是失其生也
以富貴福澤為善則當貧賤困拂之時所善去矣
是失其富貴福澤也夫其遊也縱十分機心強欲
留之終有時遊若夫以天下歿生利害貴賤貧富
之感即藏于天下歿生利害貴賤貧富之中隨日
夜相代之遇而日夜相代安之祗不會會着一件
思戀為已有則過去者本非吾所係也方值者又

吾所安也。原無所取，又何所遯哉？此恒物之大情，所謂真者，卓者是也。看來遯之根，皆起于藏。惟藏為已有，故至于遯而失其有。藏舟于舟，藏山于山，任其去留，則人亡人得，我何遯焉？藏天下于天下者，正無所藏之謂耳。然世人以藏之故，而至于遯其見，亦甚偏惑痴迷。夫戀生者，特以已有，有人形而喜之；彼宇宙間天地山川、昆蟲艸木、禽獸男女，千變萬化，各全其形。此與吾之有人形者，何異？何故見得獨吾形為可喜，而必欲藏之哉？前以一人言，則形生老死一也；生非獨善于死，此對眾物言，則物我一也；吾形非獨善于死，此對眾物言，則則物不得遯，不得遯便是皆存，而真者卓者不喪矣。

得道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帝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日月得之以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以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以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狶音

喜

戲音

義

坏音

馮音

憑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前段未說道字至此方明提出說大宗師也道無形無為也而曰有情自有欲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皆實也即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無為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有情有信故可傳可得無為無形故不可受不可見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林希逸謂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其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固存矣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鬼造化之迹帝猶易云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高深言其形久老

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自希意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希意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見脩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崐崙有崐崙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真境禹強北方之神即今真武也少廣神仙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奇軼處另作一眼看

陸西星曰何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信之一字更為闕密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

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以為帝，日月星斗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真賢聖不得不可以為仙真賢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段屬辭比事，更覺奇特。

聞道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將奚事焉？邪？曰：惡惡可。

偶書

子非其人也。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

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上言得道此復言道不易聞充不易傳子葵女偶皆寓言年長而有嬰兒之色如今脩煉家所謂童顏是也吾聞道矣此聞乃朝聞道之聞非泛泛聽聞而已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有是才力而資藉運量以成吾道也唯上梁倚有其才無其道故吾亦欲以道而教之庶幾由

粗以至精果爲聖人焉耳不然以吾聖人之道告彼聖人之才何難之有然道實未可輕與也故吾猶必待而後告之守待也彼乃漸悟漸徹三日而後能忘天下又待之七日而後能忘物又待之九日而後能忘我外生忘我也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只是守之多日而後告之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日也見獨者人之不見而已獨見之見獨則與獨俱往故無古今無悅生惡死故能入於不灰不生既能入於不灰故雖殺之而不爲灰既入於不生故雖生之而不爲生將迎成毀順其自然更無意必若然者其名謂之櫻寧櫻拂亂也寧定也復自解曰櫻寧也者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後見其寧定乃成此名也九箇聞字真是奇特言是道也惡乎聞之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則言爲正而書之墨爲副也故曰副墨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

於音鳥

下于孫兩字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許目聶而心許之也二云聶與囁同言也以言自許故曰聶許需待也役使也可以待時而役使也耳有聽手有書皆待使於主人者於嗟嘆聲謳詠歌也嗟嘆其自得之樂言之不足而又詠歌之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却歸之無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凝始無始之始卽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謂道雖得之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也

陸西星曰外天下與外物異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獨者與物無匹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去來而可以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于不生不歿蓋殺生者不歿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歿而神活也生生者

心活而神歿也天下將迎成毀與接爲構世人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畏毀一心成之生滅憧憧無有了歇其有惡此者又欲撥而去之不知除生滅之心亦生滅也惡能入于不歿不生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爲櫻寧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謂于世夢擾擾之中而成大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求成者同乎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深沉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吳言箴曰上夫道有情有信一段正狀大宗師乃一篇最緊關處夫道之所爲道者如此這道也非爲易得須是有箇冷淡的心腸了且有箇勇毅的才氣了却又要从容漸進把世味剥了一層又剥

一層層層剝盡然後至于無古今無死生無將迎成毀卽世法中自有出世法乃爲得道將迎只當往來二字任其自往何物不可往任其自來何物不可來任其自毀自成何物不可毀與成總是無往來成毀耳如此則雖在事物紛紜櫻亂之中而大定自在故名櫻寧夫所謂櫻寧也者乃櫻而後成其寧者也蓋絕迹易無行地難須是入遊其藩在櫻亂中走而自無感其名乃謂之寧若斷滅世相以求寂定此外道之頑空豈寧之謂哉副墨之子數句巧立名字見欲得此道雖非絕去口耳見聞心思玩味然皆元神冥會復反太初遊心無無亦無之境而已

李宗謙曰上真之人自然得道豈希希伏戲諸仙聖是也不絲積習不假聞知無終無始非善終始無生無死非了生歿係物而不係於物待化而不待乎化是天而生也故曰大宗師女媧而下以知知

道以聞聞道有終始矣而善終始有死生矣而了死生此所謂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知之盛也然其去惜生稀歿之人遠哉故併言及之女媧之聞道也以積習而後成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自外天下至不生不歿凡九重而後無之名自副墨至疑始凡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

子輿
死生
無變

尻若
余反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踣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鶚；冬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夫道無死生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者乃可以聞道此下子祀四人相與議論皆莊子寓言以發明明死生無變之意人自未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為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春造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尻尾也有能知死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故可友莫逆於心心皆自悟則相契相順也問其疾子輿言造物備哉如此大乎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為此拘拘拘拘即拘攣也曲僂曲背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齊與臍同肩聳而高於頂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沴心閒而無事不以病為憂也踣躄

後音 句音 句音 鹿 踣步 田反 踣悉 田反

杖曳而行之貌自照于井見其狀之偃僕又自嘆云云郭云任自然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拘拘指病體而言郭云體合變化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言皆隨造物之所化而因以爲吾之用則不惟造化不能爲吾拘而且爲吾用則造化生心萬物在手何物足以入吾之心而容吾惡言汝惡歎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子輿答以無此意也予何所惡哉假使也浸漸也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左臂化而爲雞則予因而用之以求時夜而報曉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右臂化而爲彈子因而用之以求鵝鳥而爲炙又假使造物漸漸而化予之尻以爲輪化予之神以爲馬予因而乘之以遊於無人之野豈更俟駕而後行哉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然而適來時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然而適去順也亦是說生歎之理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歎哀樂之情不能入而心無所繫此所以

爲解也縣係着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若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結纏綿也來不可卻去不可留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歎以求勝天哉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卽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二字李宗謙曰首脊尻只是首尾終始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歎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生不歎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雖躄躄而不害于鑿井躄躄病不能行貌鑿井者反照于性之譬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歎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字來歎
生無變

百卷經義解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歿。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

喘一作喘

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備哉造化。又

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

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

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歿。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

悍一作捍

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歿。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歿也。今大冶鑄金。金踊

躍曰。我必且為鏌鋟。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

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

哉。成然寐。遽然覺。

此段又發出所以為安當順的道理。喘喘氣喘息不定。貌妻子不知歿生無變之理。故以私愛泣叱

妻子而避之。毋以哭泣驚怛。將化者之人。下此倚戶二字。便見消洒不拘氣象。不知造物又將汝化

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裡去也。鼠肝蟲臂。至小之物。言豈將以汝化為至小之物乎。陰陽即吾人之

大父母。我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生之去。歿猶晝之去。夜甚相近。彼近吾歿。而我不能順其自

然。悍是悍然不顧之悍。乃我橫為不聽。悍逆於理。以速其歿耳。其歿之速。由我之悍。非歿之罪也。彼

百卷經義解

卷六

內篇大宗師

二十五

謂陰陽也人有悍陰陽陰陽何辜於人郭云彼謂
或耳在生故以或為彼似與上陰陽字不相照大
塊至善吾或說同上大冶鑄金之匠金若能言人
則必以為為恠造化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今我
於百物中必欲為人則造化者寧不以予為不祥
人哉惟付陶鑄於天地造物之自然而我無容心
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可東可西可南可北鼠肝
可蟲臂可惡乎適而不可哉成然寐之狀遽然覺
之狀以生為寐以或為覺結得絕奇

郭子玄曰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
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或生猶晝夜未足
為遠也時當或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
悍逆於理以速其或耳其或之速由于我悍非或
之罪也彼謂或耳在生故以或為彼善吾生善吾
或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
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

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
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有係為
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
則無不可也成然寐遽然覺寤寐自若不以或生
累心也

李宗謙曰或生猶寤寐耳理所當寐不願人驚之
將化而叱無為担之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
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釋其滯念
而開其曠懷也人於造化猶子於父母然東西南
北隨其所之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子不能悍父母
之命人不能悍陰陽之命彼指陰陽也彼近吾或
而我不聽貪生怕或萬劫縈纏是悍之也造化寧
可悍乎夫生必有或誰能逃得故生不足悅或不
足惡惟善生以善或耳如何善或以天地為鑪造
化為冶是也斬斷緣劫遊心自然縱軀於天地委
運于造化其來不有其去不逆則或生亦寐覺而

已以生為寐以死為覺果何時而非覺哉不然其不為躍金之不祥者幾希

三人遊方之外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逾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一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撓音挑徒堯反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

尤疣音換

彼又惡能潰潰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天則遂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渺茫之門。

撓挑無極。言行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也。往往。待事往。助其喪事。猶助原壤沐柳也。編曲。編琴曲也。即今琴操作。織箔非反其真。還造化也。嗟來歌者。禮發方。倚嘆詞。四句琴曲也。不曰禮。而曰禮意者。禮之意。在反始。哭泣躡踊。非禮也。大道無物。至禮無文。子貢不知。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告夫子。兩言彼何人。深訝之。之詞。脩行無有言。無脩也。無以命之。謂不知喚何等。人夫子以方外予之。亦外之也。遊方之外。則與天為徒。故以死為樂。遊方之內。則與人為徒。故以死為哀。方內方外。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外內不相及。言其不相入也。彼指子桑戶三人也。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贅疣。以死為潰決。又惡知死生先后之所在。而以哀樂為乎言。彼三人者。方與造物者游。視此身為

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與造物為人即師友造化造物為徒之說假於異物託於同體或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其成一體即員覺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歿也骨髮齒爪歸地精津血液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是也忘肝膽則無思慮遺耳目則無見聞也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原始要終不知其初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為之業而一任去來之自然又烏能憤憤焉以哭泣躡躡強世之禮而示眾人之耳目為觀美哉何方之依者子貢因夫子方內外之辯遂問夫子所依行者方外邪方內邪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

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且以為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為也畸獨也畸人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拘方為小人人以拘方為君子人以為為君子則天以為為小人矣莊子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俗而有此過高之論

郭子玄曰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撓挑無極無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不窮竟又云以生為附

贅縣疣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生爲決疣潰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歿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歿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其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也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其所觀示于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戮民者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呂吉甫曰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于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彼以反真爲樂則臨尸而歌乃其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歿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爲徒故以歿爲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歿則倍歿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細繆於歿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爲附贅縣疣則以生爲喪而侈之以歿爲決疣潰癰則以歿爲反而樂之也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則非以爲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爲世俗之禮哉

仲尼論
孟孫才
居喪之
禮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盍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歿。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孟孫氏才其名哭其母而無淚。內無慘感之心。外無哀痛之容。無涕不感不哀。而反以善喪名。高一國。豈善喪之名。固可以無實得乎。一猶常也。言則一向常。訝之也。盡盡死生之理。進於知。進於知。天命也。簡之而不得。言居喪之禮。知哭泣之事。欲簡去而不可得也。雖欲簡不得。然其所為如無涕不感不哀之類。亦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夫死生亦大矣。彼且不知付之自然。不知所以生。故不

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先則知悅生就後則知惡死既不知生或先後故一意於簡若化爲物數語從解未明愚謂其心卽是怛化之心將視化不化都付不知若謂今死者已與萬物同其化矣猶以其所已化於當今者待所不知之化於後日已乎生或始終不知端倪將謂死者化矣惡知其不化將謂死者不化也又惡知其已化哉化與不化不化與已化而皆不可知而又惡乎待之則亦聽其不可知於自然而已又何知生之可悅或之可惡而涕之戚之哀之乎此孔子摹想孟孫欲簡而喪之意莫遊方以外者吾特與汝句言化不化一夢覺也吾與汝遊方以內其始夢而未始覺邪何訝彼之深也且彼之居喪也有駭形而無損心有駭形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戚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歿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於旦歿則夜而歸耳必無實歿

情猶實也孟孫氏之見如此似亦有獨覺者特覺獨覺也但無奈世情故人哭亦哭畢竟無涕不感不哀是自其所以欲簡而不得而已有所簡也所以乃言乃所以如此也因一乃字又引起吾字言吾與汝相與訝之者亦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卽我也又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夢中所見如此之適也不識今之與汝言者覺中語乎夢中語乎其夢而初覺乎抑覺而知其夢乎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皆未可據以爲實則吾與汝之吾之者亦恐夢而未覺語也覺則化與不化聽其自然何待安排如人之情適意處不及造笑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歿生之理天之安排已定矣我惟隨物化而去廓寥之中一任自然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而與天爲一寥天一只

造化字○愚又按郭註以簡字為簡擇似未妥有
駭形二字解絕到孟孫一片說話以親歿為物化
以喪哭為怛化生歿先後都付不知大抵言今歿
者化已化矣又何必待所不知之化於後不待所
不知於後卽是不知就後總把親之將化不化已
化看作無何有等閑說去玩弄一番視其親何異
路人子玄以有駭形二句都就親上看與諸說不
同似更得孟孫口氣若曰孟孫以親之變化為形
之駭動耳何生歿足累其心以形骸之變為旦宅
之日新耳其實心不以親為歿也王云旦暮改易
宅是神居也彼以親歿為形動為新宅又何將化
不化已化在其心而喪安得不簡安所涕之戚之
哀之此其視親何復顛泚特覺亦就彼方以外言
之自者特也獨也言亦彼自覺之而已非吾與汝
所覺也乃者外之也吾者乃之對內之也上着
自字乃字下提出三五字意自含蓄不盡但莊子

重在方以外不可律以聖門

郭子玄曰魯國觀其禮顏回察其心盡歿生之理
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故曰進
於知簡擇歿生而不得其異若春夏秋冬四時行
耳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歿生槩
意而付之自化也歿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
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
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歿焉知已化之後故無所避
就而與化俱生也夫歿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
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
亦無以明生之非歿矣歿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
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有駭形無損
心者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歿生損累其
心也有旦宅無情歿者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
新耳其情不以為歿也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
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歿生變化吾皆吾之既

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逾故人
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
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夢爲鳥
夢爲魚言無徃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徃而不
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

李宗謙輯陸西星曰簡損也大道本無所有降而
入於名相之中則當芟煩就簡返於太樸而人之
情有所不得已者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
中而行所謂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
簡而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憾無喪服
不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行世法中而行出世
法者孟孫其知之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生故不就先而生喜心
不知死故不就後而生惡心直與萬物同化於大
壚大冶中以汝奚爲以汝奚適皆付不知一意安
時處順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者休心滅意之謂

方且將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不化者哉方且不
化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者哉蓋化與不化等
之夢覺吾與汝乃竊竊焉恠之得非夢而未覺邪
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滅性也生猶日
也宅猶寄也生寄而死歸也無情死非實死也特
覺獨覺也孟孫氏有此見解故雖人哭亦哭而畢
竟無涕不戚不哀是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而已
有所簡也所以乃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女所以
恠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吾卽我
也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
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
淵如此顛倒幻境俱在未覺之中不可遽以爲實
今之所謂吾之者其果覺語邪夢語邪大抵人人
多是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恠異直將化
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造適
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用者人不

得而參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及笑者不暇及於笑也獻笑者因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此蓋自然而然一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於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於有方之外謂之畸於人而侔於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也道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願息

補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

軼音

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

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

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

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

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

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

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

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

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

不為功此所遊已

噫音齊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為助語詞軼亦助語奚來為何必來也黥劓點汚汝也猶言

汝被他教壞了言汝既有先入於曾則已清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汝將何以遊於逍遙自然之境乎逢蕩放蕩也恣睢縱肆也轉徙變動也總之所謂徬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之意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卽是願聞其略不然者言我非峻其道不與人也

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長於上古言立於未始有始之先生天生地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巖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為之眾形之間如百卉艸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是吾之師也子欲息黥補劓亦師是而

顏回坐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圓益矣。曰：何謂也。

曰：圓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

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一段借顏回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也。莊子仁義二字只為愛惡禮樂亦只是容聲如駢拇篇煦俞仁義屈折禮樂及斲是斲為仁。跂跂為義。摘擗為禮。澶漫為樂之說。故先忘愛惡次忘容聲至於坐忘則盡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墮肢體也。去知黜

聰明也。大通即大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見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無則無所徃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果勝我乎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勝也。

陸西星曰：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之學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守而未化。曰忘仁義忘禮樂。墮肢黜聰明。心齋坐忘。則是莊子一段學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是。又道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亦。是此意。然又須知此个忘字與外道所謂頑空斷滅者萬萬不侔。即是一个心會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宗旨。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智慧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竅鑿。把作不好字面看。承老子云：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意蓋如此。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

墮音

子桑安命

之例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趣音促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陸西星謂一篇到此。將个造物無心。作總結是也。淋雨不出。子桑非病也。子輿疑以為病。而裹飯食之。歌詩若哭。子桑非怨也。子輿疑以為怨。而問其何故。非真疑之也。彼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也。父邪。母邪。天乎。人乎。言使我至此者。誰為之乎。此子桑之歌也。若歌若哭。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言無力。聲不出也。趣舉其詩。趣促也。所謂情隘而其詞足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趣舉。父母生我。豈欲貧我。天地覆載我。豈私貧我。求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者。命也。命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賢智不能免。愚不肖不能逃。我其奈之何哉。則亦安之而已。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李宗謙曰。大宗師一篇。言了生歿而終之。以言貧

何也大抵世俗凡夫惡貧甚於惡歿貪富勝於貪生朝經夕營形勞骨憊老歿不休患貧故耳不去此惡貧之心便不能去此憐歿之心不去此嗜富之心便不能去此悅生之心嗚呼人在化中如金在鑪如土在冶歿生壽夭富貴貧賤任其自鑄誰能違之故曰歿生命也又曰我之至此極者命也夫通於命者無貧富斯無歿生矣

○吳言箴曰大宗師者道也此篇本論大宗師却以人之能全大宗師者并論一篇以無為二字為骨以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二句為綱天之所為者天之無為之為也是大宗師也人之所為者人之無為之為也是全此大宗師者也天字只是造化人字只是槩舉之稱俱當不得道二所為正是自然而無為乃謂之道自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至天與人不相勝是之謂真人是備狀真人之純于無為者與知人之所為相應自歿生生命也至參

寥聞之疑始是備狀大宗師本體之無為者與知天之所為相應至此意亦儘暢快了然世人只為一個貪主怕以念頭做了病根遂弄出許多有為業障故又于真人一切不染之中獨把歿生再大發揮一遍欲人必知于與之化雞用雞化彈用彈化輪用輪而懸解者如子來之聽鑪冶安夢覺而鼠肝蟲臂惟所為者如孟子反于琴張之附贅縣疣決疔潰癰而渾忘歿生先後之所在者如孟孫才之有駭形無損心有且宅無情歿而待其所不知之化者總之只是不要落入仁義是非之黥劓不要被枝體聰明牽染粘着這便是遊心于大宗師夫人之于大宗師相背馳者其根源因起于貪生怕歿失之有為而其所以有這許多貪戀厭惡者只為不真見得人生有命做個主持故耳故篇末又把前命之說申一番議論知其命則可安于無為矣此處命字即是道即是大宗師莊子此篇

南華經卷之七
精神命脉全在死生一事亦不獨此篇三十二篇皆然蓋此老看破一世衆生膏肓之病頂門下針要人猛于生歿關頭一刀兩段成大解脫知此可以蔽南華全經之旨

南華經會解卷之七

南華經會解卷之七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內篇應帝王第七

○褚伯秀總論曰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是欲以配天此帝王所應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耳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

之道以無爲爲之者也。鄭有神巫知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爲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之主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啟儻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交化也。

○李宗謙總論曰：莊生論道至大宗師至矣。盡矣。其言應帝王何。老氏不云乎。道之精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士苴以爲天下。自古神聖真人未有外天下以成身者也。故上六篇千言萬語不離自己身性。此廼以治天下終焉。特其所爲天下治者非如後世帝王尊居南面。設禮樂刑政。樹紀綱法度。斗衡爲爭端。符璽爲亂首。擾擾散散。以天下爲事。只是無爲而無不爲之意耳。故經式義度。聖人以度爲欺。德嚮疾物。徹明王以爲胥役。立於非人之境。

遊於無何有之鄉。化貸萬物而不恃功。蓋天下而非已。遊心於淡。合氣於冥。如此而天下治。此太氏之所以高有虞也。雖然無爲者可以無所不爲。無所不爲者而卒歸於無爲。謂明王之治天下爲治天下乎。非也。亦虛其心而已。杜德機心乎。而杜非心也。善者機心乎。而善非心也。衡氣機心乎。而衡非心也。心在無非無在。有非有在。有無間非有無間。虛而委蛇。不知誰何。不惟杜機不動。并機亦無矣。所謂未始出吾宗是也。故有相不若無。相有機不若無。機有遇不若無。遇有德不若無。德渾沌之善待儻忽之報德。雖無竅之形而有竅之意。以其無形而鑿之。反并其有意而去之。此渾沌之所以歿也。渾沌歿而善與德均忘之矣。心生者不生。心歿者不歿。歿者德之至而無爲之道也。惟無爲而後可以無不爲。此應帝王之說也。

○吳言箴總論曰：此章專論帝王之道。言帝王合應

如泰氏之出於非人而又非入于非人如接輿之
戒矰弋熏鑿吾民如無名氏所云遊心于淡合氣
于漠如老聃所云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所謂無
有亦只是至虛而不萌竅鑿是已總來只無有二
字

蒲衣論
有虞不及
及泰定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迺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
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
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要平
聲
覺音
教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
門也。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謂
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今方悟也。泰氏古帝王。即大
庭氏之類。有虞氏不及泰氏。即吾儒皇降而帝之
意。蓋無為有為之別也。藏懷也。要結也。懷仁結人
縱可以得人。總歸有意。一涉有意。便是人為。便不
能超出於人之境。故曰未始出於非人。徐徐安舒
也。于于自得也。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呼牛呼
馬。皆置無心。即是知之情。信德之天真。情信即真
也。情信真皆自然也。一任自然。便非人為。便不復
入於人之中。故曰未始入於非人。非人者。其作為
無非人也。未始出之。則為有虞氏。未始入之。則為
泰氏。此有虞氏不及泰氏之大旨也。非人二字。極
難解。往說以為非人。訓作天林希逸以為不日天
而曰非人是舍本題而另立一名。太鑿。呂未明解
郭以為為是人非人亦更詳

呂吉甫曰四問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泰氏亦寓言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懷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于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已為馬或一以已為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郭子玄曰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者也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為馬為牛則奚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

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褚伯秀曰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聰明者為之視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為之治豈不偉與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狂接輿
論以不
治治天
下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

度人聲

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姓名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度音讀裁度也崔本以已出經句式義度人句林希逸以經式義句法與和豫通同度音渡度人化人也焦訓君人者以已出句經式義度句人連下讀猶云君人治自己出以經為法式以義裁度是皆所謂議道自己者孰敢不聽其化似長李亦主此說言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蚤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外乎言以治為外以無事為內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為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斷然盡其性命

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為而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郭子玄曰欺德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無名人論以不治治天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

了 蓼音

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

垠音朗

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

帛音請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道故斥為鄙人何問之不豫陸西星訓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言所問者何乃不能適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者是也焦說豫作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于為天下者無以先之而求為天下于天下則後矣林說此問使我不豫不豫不樂也則作不豫色之豫似非與造物為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壙垠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以

治天下感予心謂我方遊于無事何故以多事激觸我也淡恬淡漠冲漠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造物之自然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疏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

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

老聃論
以不治
治天下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個人如此。是暗譏聖人意。嚮疾趨向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疏虛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以此而學道不勸。可以比明王。不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易更也。猶言率更也。踐更也。如漢鬼薪是也。技係者。以技巧而係累藝術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也。繫當作狸。狗能執狸。與猿狙之

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甚貶之之辭也。功蓋天下。而似不自也。即功成不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即朝野不知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即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也不測。無有只是個無為。自然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郭子玄曰。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也。虎豹猿狙。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

物皆自以爲得而喜也。立乎不測者，居變化之途，日新而無方也。遊于無有者，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宜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季咸回見妻子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始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始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
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
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
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
知其誰何。因以爲舁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
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饜。食豕如
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
封哉。一以是終。

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來。蓋凡心有所
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
之所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相者也。取斷於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其言皆驗。若神畏其言之驗。
故走心醉者。心服也。壺子列子之師。故稱夫子。又
有至焉者。列子言神巫之道。更賢於壺子之道也。
汝徒有向道之文。而無得道之實。而固自以爲得
道。與此壺子責列子之詞。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
生也。無雄又奚卵。喻言無心則無迹也。汝未得道。
心未能化。自以其道爲高於世。而必欲人信之。此

便是有迹處亢高也猶有形迹故神巫得以形迹而相汝壺子四語列子初言汝試與神巫俱來使之相我神巫見其尸居而坐忘故以為死而不可救活不出十日矣濕灰者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列子惑其言而以為師之果將死故泣涕濕灰地文人有此色皆是死形盆示之以生意閉而欲滅之機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與濕灰均於寂魄正字便與孟子有事而勿正同德機生意也杜閉也彼殆見吾閉生意而不動遂以為弗活矣試再與俱來神巫見其神動而天隨故以為得我而瘳而謂之有生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言吾見其於杜閉之中已露權變全然有生意也天壤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土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顛有無俱遣而一段生意自踵而發言其氣自下而上也善者機

猶言性之動處遂以為有生矣試三與俱來容色不齊難得而相必待其齊而復相之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太冲即冲漠之氣莫勝無偏勝也衡平也彼見吾生機渾無往不平莫得其涯故以為不齊地文天壤太冲莫勝三者皆是觀名觀桓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而言淵深昧不測之義觀桓所盤桓也審當作審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故觀盤桓有泡沫處謂之淵止水停蓄不動水面有泡沫處亦謂之淵上面如水流下面水却停蓄而亦有泡沫處皆謂之淵止水之淵全然不動故以况地文觀桓之淵靜中有動故以况天壤流水之淵半動半靜故以况太冲衡氣故曰此氣三焉我有九淵而向所示神巫者方示其三我之妙處猶未盡者試四與俱來壺子示之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立尚未定自失而走彼之去已滅其迹已失之遠而不可見雖

追之弗及矣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而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無而順之以無心若有物若無物彼看我不出而不知其如何蓋不惟杜機不動連機亦無委委蛇蛇不可名狀因以我為灰頽委靡因以我為隨波逐流故捉摸不定而走也於是列子悔所學之膚淺而歸三年不出學个自然學个忘已忘物而忘忘也者代妻執爨於厨竈之間不知有妻也食豕食如人食不知有已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知有人事也彫琢其聰明而復歸於朴塊然其形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即齊物論所謂封畛紛多也其形如木偶安知有封畛廉隅之多哉一以是終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也自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哉

郭子玄曰棄而走不喜自聞歿日也無雄奚卵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

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于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歿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今迺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歿天壤地位之高妙如天臺也名實不入有無俱遣機發於踵靈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但以吾性之動處而示之彼見其機故言有生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其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

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也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惟所遇也雕琢復朴去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也復命篇云受得真仙訣陰中鍊至陽人身皆陰惟一點先天之氣屬陽不得雄施安能成卵不得真陽安能成道總是言其未得道之意地文者山川艸木也艸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乎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卽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昨日所見略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盡知者太冲猶言太和太冲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于此者故言太冲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于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權字示之以太冲

莫勝者卽衡氣機也。鯢桓鯢所盤桓也。審當作瀋。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流水之審爲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却停蓄也。鯢桓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停蓄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未盡也。止水之淵以况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况天壤。善者機雖淵水不動有鯢盤桓其中。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之淵以况太冲。莫勝衡氣機。水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大冲。衡氣之喻未始出吾宗。宗卽大宗師也。三年不出以下正言學其虛處。大抵壺子一段總是言無爲帝王之道不爲天下於天下只虛其心而已。心有滅則杜機可見。心有生則善機可見。心有半生半滅則衡機可見。一有起念便露色相。便非自宗。夫惟未始出吾宗則虛矣。不滅一念杜何自見。不生一念善何自見。不生滅一念衡何

自見無動無靜無垢無淨與陰同德與陽同波。離人入天出有入無不可得而知。安可得而見哉。得是道者在至人則無相在至治則無爲。莊子寓言之意益如此。

至人無爲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此段說盡無爲而爲之事。尸主也不以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府聚也。有意於謀則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無爲謀府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事自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爲主。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天之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

亦付之虛無自然無所係着而已妍媸聽其自然未至不有故應萬變而不損本體也

郭子玄曰無為名尸因物付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群實也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神勞之累李宗謙曰一段正言其虛以盡上文未盡之蘊無為名尸四句皆無為無心之意有為則有窮無為則何窮之有有心則有朕無心則何朕之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遊心則入於無朕如來本性所受乎天之生理盡即體之遊之也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無窮無朕無得皆言其虛故曰亦虛而已然豈虛之而後虛哉道本虛也心虛若鏡妍

鑿渾
沌竅

媸聽其自照去來付之無心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言不損本體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

儵音叔

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

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段皆寓言南海之帝火德也火能燄故名之曰儵北海之帝水德也水能流故名之曰忽中央之帝土德也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此个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方為報德奈何欲以色聲香味報之人身皆有七竅則

皆有視聽飲食此渾沌獨無竅試為之開其竅使
視聽飲食日開一竅七竅開而渾沌死喻智識稍
開則有喜怒好惡而太初冲和之元氣亡矣郭子
玄云為者敗之可謂要言不煩

李宗謙曰道體本虛其不能虛心未死耳前念未
滅後念復起東念忽至西念又生緣六根而染六
塵因六塵而起六識逐委迷真去道日遠都絲心
生故心非死則不能虛也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
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
日儵曰忽土冲氣故曰渾沌此个寓言却是人身
中法象坎離交媾總歸坤宮故曰遇於渾沌之地
仙家所謂遇黃屋之前又云味落黃庭歸于鼎內
是也日遇日地日待善日謀報德皆形容其未能
無心之意渾沌之地在心之下腎之上胃之前是
丹田虛空之所非有形竅可見故曰人皆有視聽
飲食此獨無有無有者無竅也渾沌無象竅故無

象嗜雖無象嗜媁而知媁畢竟是頑土鑿破也因
其無竅破其有意復歸于無所謂坎離沒亡是也
七日而渾沌死頑土死也混沌既死儵忽亦化何
為報之哉莊生內篇而終之以死之一言嗚呼亦
玄矣人知生之為生而不知生之為死人知死之
為死而不知死之為生故生者死之徒以其心生
也死者生之徒以其心死也心生則不生心死則
不死矣至人之死非真死也幻心死也障心死也
惱心死也知心死也而其不死乃真不死也精不
死也真不死也神不死也道不死也七篇雖多不
離死竅一字讀是書者能灰心息念得其混沌之
死又得其谷神之所以不死內篇之旨豈不思過
半哉

○內篇總論

李宗謙曰南華一經內篇盡之矣七篇之中標目
有宗旨先後有次第人心本體原洒落廣大無有

滯礙無有方所故以逍遙遊始焉遊者遊於方之外而方內法障最構鬪人莫如是非可否之論紛然沓至樊然蔽亂遊不可得而逍遙也故次之以齊物論欲齊物論徒求之不可不可然不然同與異是與非之間其孰從一之惟是真君真宰所以一也故次之以養生主養生之經遊虛立獨超凡入仙是謂不歿而當其未也安能不與世接故次之以人間世涉世之道無事爲事不用爲用可謂善世矣養生之人又復如是豈非至德故次之以德充符德者得也德充則道化善生善歿不生不歿與天爲徒與化爲一故次之以大宗師大宗師則無爲矣無爲然後無不爲塵垢粃糠陶鑄堯舜可也故以應帝王終焉逍遙遊之終寢卧也以卧得遊乃真遊也齊物論之終蝶夢也以夢得齊乃真齊也養生主之終盡薪也以盡得養乃真養也人間世之終無用也以無得世乃真世也德充符之

終不有身也以不有得克乃真克也大宗師之終坐忘也以忘得師乃真師也應帝王之終混沌死也以死得帝乃真帝也七篇之始於鵠鵬化而終於混沌死也以死得化乃真化也統之皆所謂虛也黃帝云虛化神神化氣氣化道道化無爲虛之爲道豈不大哉或曰其標剝堯舜排擯孔子何大抵皆寓言也藐姑射無山而有山蓼水無水而有水五石無瓢而有瓢大樗無樹而有樹混沌無帝而有帝蒲衣無子而有子蘊火之名庖丁任道之名肩吾自性之名天根無全知全形之名齧缺名支離疏諸如此類皆寓言也莊生不云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褚伯秀曰南華一經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

一 在德以克之克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王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詣卽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昭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按凡文字最看結煞力量南華內七篇如逍遙遊之無所可用齊物論之夢覺養生之火傳人間世之無用之用德克符之堅白鳴大宗師之命也夫未篇之七日而渾沌死具有萬鈞之力

南華經會解卷之七終

